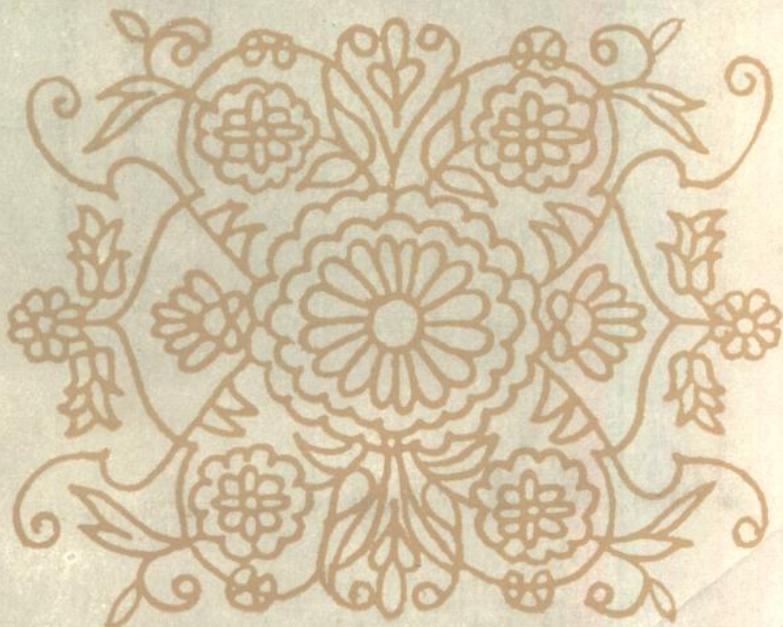


SANSHINIANDAI WENXUEZHAJI

三十年代文學札記

张 大 明



天津人民出版社

三十年代文学札记

张 大 明

天津人民出版社

1094033

三十年代文学札记

张大明著

*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

860×1168毫米 32开本 9,375印张 2插页 204千字

1986年10月第1版 1986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650

统一书号： 10072·738

定 价： 1.75元

踏青归来见真情

荒 煤

前不久，有一位现代文学的研究人员对我发出感慨：我们所从事的现代文学的研究工作还有没有意义？

“五四”以来的新文学运动，特别是三十年代以鲁迅为伟大旗手的左翼文学运动的蓬勃兴起，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了，建国以来，不少人也研究三十多年了，还有多少文章好作呢？还能有点什么新意和创见呢？

这的确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半个世纪，不过是历史长河中短短的一瞬间。正如一颗流星，当它在茫茫宇宙中消逝的时候，即使发出多么灿烂的光辉，在人们眼睛所能看到的天空里，也只不过是几秒钟微弱的一闪而过的光芒。

不能否认，这也是唯物主义的观点。然而搞文学研究工作的同志仅仅抱这种看法，就未免太消极了。这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历史是无情的。昨天对今天来说，就是历史。历史毕竟是历史，已经并且不断在消逝。谁也无法阻挡历史风暴的突然、其实也是必然地发生。可是历史又是永恒不朽的，不能被割断、抛弃和遗忘。历史始终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忘却历史就是背

叛”，“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这些话的意义就是证明。

回顾历史，对照现实，展望前景，开拓未来，这正是任何历史研究工作者的重要任务，历史的任务。文学研究工作者也不能例外；问题在于文学这个极为复杂广阔的领域，有它的特殊性和复杂性罢了。

我在一九八一年就写过一篇文章，叫做《理解作家、人民和时代》。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文学既是一面历史的镜子，但又不是一面一闪而过，浮光掠影、或叠影重重模糊的镜子。它是一面不能泯灭历史真相的镜子；因为，它反映的历史真实是形象的、生动的、典型的，它有更强的生命力。因此要研究历史和现实，展望未来，都必须研究文学。

而研究文学，需要研究作家。

我还强调：“没有无情的作家，无情的人绝对做不了作家。”作家的创作是一种感情的活动，“这感情来自他们对时代与生活的理解和认识，来自对人民的热爱。这种感情正是一个作家在生活的搏斗中生长和发展起来的，并和他个人的命运休戚相关。……所以，研究作家，需要了解作家的思想感情甚至了解作家的命运。”

这可是一项极为艰巨的任务。

在每一个伟大的历史的转折、变化、动荡时期，也必然是文学运动蓬勃兴起的时代。一个“文坛”是由许多“作家群”，各种风格流派的作家形成的。正如大自然世界的花坛一样，既有不少参天的雄伟的令人惊叹的大树，也有许多奇花异草；既

有四季皆青、永不凋谢的树木，也有短暂一现的昙花；百花争艳，或以貌取胜，或芬芳诱人，或以色彩丰富逗人喜爱……。总之，千姿百态，万紫千红总是春，一个伟大的时代的文学运动终究给我国文学送来一个又一个的新的春天。各种文学样式的作品，有美有丑，有善有恶，有真有假，终究是各种风格流派的作家抒发自己感情的产物。然而经过无情的历史淘汰，凡是反映了一定历史时期真实的、还能给予人们美感、思考、借鉴的文学作品，都无非是作家的一部“情”史——不外是民族情、祖国情、家乡与亲属之情、阶级情、革命情、爱情与友情，归根到底，只是与人民息息相关、千丝万缕的真实的人性和人情。因为任何作家的生活和感情都脱离不了人民。作家个人的成就、功过、是非、成败，对人民和历史所起的作用和所作贡献，都是千差万别的。然而又都是互相联系、渗透、矛盾、转化的。

所以，我认为，文学研究工作者如果自己没有热情，对所研究的作家与作品缺乏真挚的感情，不可能具体、深入地研究作家与作品，理解作家与时代和生活的关系，或者只研究少数几个有代表性的作家以及他们的少数代表作，既不能对同时代的作家群作出公正的科学的评价，也写不好文学史。

大明同志谦虚地说他还没有总结左翼文学运动的“气魄和功力”，这本文集只是他“踏青归来所采摘的几朵小花、几片嫩叶”，然而我读了之后，倒觉得他的气魄和功力很足以令我辈老人感到欣慰。他不只是在踏青时随意采摘几朵小花与嫩叶，而是在深入林丛，攀登高峰——他可是踏着荆棘，煞费苦心，下了功夫的。长达四万字，论述阳翰笙“革命浪漫谛克的小说创作”和“卷舒风云之色的戏剧作品”，对老一辈作家所

经历的道路、创作方法得失的概括，不对阳翰老的作品通读几遍，不与当时作品的评论进行研究和比较，写这样的文章，谈何容易？论沙汀“小说中的保长形象”，其实是通过一滴海水，对沙汀现实主义道路作了生动的探索，这正是通过对沙汀生平和作品进行大量分析研究的结果。这绝不是轻松的踏青中任意采摘的小花和嫩叶！

我欣赏作者这种实事求是的研究精神和态度。现在似乎有这样一种观点，一谈到突破、创新、开拓，就不加分析地把过去研究的方法全盘否定，动辄斥之为保守与陈旧。但是大明同志还是坚持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进行新的探索，因而才能站在历史的高度，从世界范围的国际无产阶级文艺运动发生与发展来探索中国左翼文艺运动的历史经验，一分为二，研究它的得失，既有伟大的成就，又有严重的不足。而造成这种现象，又有极为复杂的历史的、社会的原因，例如左翼理论家与作家队伍的形成和成长等许多因素。正是由于作者长期积累资料，深入研究一个一个具体作家及其作品，甚至作家的经历与道路，每个作家的风格……因而从微观到宏观，从个别到一般，从现象到本质，才能澄清一些口号的提出都有各自的历史背景和种种文艺思潮的冲击与影响，甚至和我们党领导文艺工作的经验不足、错误的政治路线有密切的关系。尽管作者说自己还没有对三十年代文学作全面的研究，我却觉得循此以进，步步深入下去，基本轮廓并不难勾画，完全可以做到胸有成竹。多年以前我就呼吁文学研究所要写一本新的现代文学史，酝酿已久，还不知结果如何。看到大明同志“踏青归来”的收获，能够出这样一本书，我实在感到高兴。我也真诚地期望研究所的同志都能向纵深发展，攀登高峰；不论是踏青

也好，攀登也好，也无论是研究现代文学或当代文学，只要实事求是，思想解放，摘几朵小花、几片嫩芽也好，弱水三千，只取一瓢也好；既不轻松，也并不那么艰难，关键在于你从这几朵小花和嫩芽中，是否真正体味到当时作家真挚的感情，你自己对这些小花和嫩芽有无真挚的感情，能否透过这几朵小花和嫩芽上闪耀的阳光，感受到那整个时代的光和热！

在今天创作自由、评论自由这个美好的日子里，在文学研究还亟待开拓的领域里，不妨多一些踏青归来者，多抒发点真情，多给人民献上一些清新秀丽的小花和嫩芽吧。这就是我的期望和祝愿！

1985年6月15日

目 录

踏青归来见真情 荒 煤(1)

第一辑 思潮探幽漫语

左翼文艺刍议 (4)

反帝抗日文学鸟瞰 (25)

思潮起伏流派纵横

——中国现代文学思潮、流派思考札记 (41)

第二辑 作家研究举隅

阳翰笙

“革命浪漫谛克”的小说创作 (66)

卷舒风云之色的戏剧作品 (131)

沙 汀

生平与创作剪影 (146)

小说中的保长形象 (171)

徐懋庸

从容自如，泼辣有力 (191)

聂绀弩	
酣畅淋漓，鞭辟入里	(200)
周 扬	
探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途径	(209)
李健吾	
文学批评也是艺术	(229)
沈从文	
文学创作是情绪的体操	(236)

第三辑 资料工作拾遗

《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	(256)
“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在中国	(266)
读作家创作手记感言	(280)
结语	(285)

第一辑

思潮探幽漫语



人们正在拓展文学研究的思维空间。要向纵深发展，要加强横向联系，从不同的方面、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次去认识事物。关键是要用心去探讨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

现代文学研究的现状是可喜的。新人辈出，论著恢弘，见解新颖。我们的研究已经打开了新局面，预示着将有大的突破。我们的研究不仅有点的深入，有线的延长和面的扩展，而且由平面转向空间，注意立体感和渗透性。

无疑，这样的研究是困难的。有气魄、有才力、有识见的人，能攻大题目，从宏观上立论，独占鳌头。我无力攀高峰，只能在小径徘徊，或发几句议论，或说一点感想，或仅仅是小心翼翼地提几个问题。

收入这一辑的三篇文章，就是试图从不同的角度来探讨问题，大方向是思潮和流派。《杂谈》是这几年搜集资料、浏览书报的札记，《刍议》是就左翼文学思潮发表一点看法。就现代文学史来说，左翼十年有许多特殊的地方。它贡献伟大，缺点、错误也明显，对于某些问题的争辩，至今没有结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应该坚持，学术讨论必须有民主、自由的精神，我从学术出发，写自己的认识。《鸟瞰》是从题材和主题着眼，粗线条地勾勒抗战之前反帝抗日文学的发展和变化，仅是一种尝试。

人们都说，将思潮和流派问题提上研究日程，被广泛重视，是现代文学研究摆脱干扰，深入到了文学内部的表现。但一经涉足，就觉得难度太大。所以，我的《杂谈》都是提问题。我有思考，但思绪还没有理顺。我曾经为这几则札记取了一个题目，叫做：《思索，还在浆糊里》。

左翼文艺刍议

左翼文艺是现代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文学思潮。它来势凶猛，占据着并主宰着三十年代文坛，具有鲜明的个性。它五光十色，绚丽多姿。它存在于一个阶段，又影响深远，其经验和教训都十分宝贵。

—

中国的左翼文艺运动是一种国际现象。

三十年代，一方面是世界资本主义发生全面的经济危机，一方面是苏联的无产阶级政权得到巩固，社会主义建设在不断发展。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运动就在各国兴起。苏联、日本、德国、法国、匈牙利、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美国等不但建立了左翼文艺的组织，还产生了第一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作品；并且在共产国际和联共（布）中央领导下，建立了国际组织（先叫“无产阶级文学国际局”，后改名“国际革命作家联盟”），各国有它的支部。因此，人们把这时期称为“红色的三十年代”。

中国的左翼文艺运动是世界无产阶级文艺思潮在中国具体

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下的反映的产物。正象中国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一样，中国的左翼文艺运动也是国际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一部分。

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以后所兴起的左翼文艺运动，是“五四”文学革命运动的必然发展。一九二三年前后，一批从事革命实际工作的早期共产党人，如邓中夏、瞿秋白、恽代英、萧楚女、沈雁冰、沈泽民、李求实等，在“五四”文学革命运动的基础上，提出了革命文学的口号，并作了一些阐述。随后，这个口号被文艺工作者所接受，蒋光慈、郭沫若、成仿吾、鲁迅等，又先后进一步进行了理论或实践方面的探索。到了一九二八年，由创造社、太阳社正式举起无产阶级文学的旗帜，掀起了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运动。

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又是我国形势剧变、革命深入的产物。由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叛变，由于中国共产党党内右倾机会主义的危害，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遭到了惨重失败。无产阶级（经过共产党）历史地担负起了单独领导革命的历史使命。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随着文艺队伍的组成及成员们立场、思想的变化，为了和革命同步调，反映时代精神，文艺战线也应该提出新的口号，由无产阶级来领导文艺。因此，也就顺理成章地出现了无产阶级文艺运动，揭开了中国现代文学新的一页。

左翼文艺运动的出现，也就是中国共产党从组织上领导文艺的开始。在这之前，党并没有把文艺作为一种事业来抓，至多只可说是从思想上影响了文艺，部分共产党人也以个人的身份写文章，发表了一些见解，起到了某种指导作用。只有这个时候，不但公开声明革命文艺的指导思想是马列主义，而且大批

共产党人直接投身于文艺事业，党中央也成立机构，派专人主管文艺，使文艺成为党所领导的整个革命事业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一个和军事并峙的方面军。文艺的作用被空前地看重了，文艺的地位被空前地提高了。

二

中国的左翼文艺运动是以一九二八年的革命文学论争为开端的。

革命文学论争是革命文艺阵营内部的一次论争。开初是创造社、太阳社跟鲁迅的论争（鲁迅一方，在某种程度上说，也包括语丝社和文学研究会中的一部分人），后来在创造社和太阳社之间、以及创造社内部也有争论。

发生论争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原因是革命形势的急转直下，党的斗争策略、具体任务的变化。热气腾腾的大革命遭到失败，人们对蒋介石新军阀，对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愤恨到了极点，因而连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也统统反对；因为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痛恨，因而容易表现为极左，把斗争要讲究策略、革命要分阶段都视为不革命、甚至反革命的表现。这样，首先在革命对象的问题上，就没有分清谁是朋友、谁是敌人。第二，理论水平低，思想准备不足。一九二八年参加左翼文艺运动的主要是一方面的人：一是从日本回来的。他们在国外感受到国际革命文学运动的热潮，有大干一番革命事业的政治热情，但是，总的说来，他们对国内的政治、经济、文艺状况不太了解；对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理论也没有真正弄懂弄通，回到国内，即

想机械搬用。情况不熟悉，理论不精通，头脑又不冷静，就急急忙忙挥戈上阵，打错对象，击之不中腠理，是必然的。二是从北伐战场和南昌起义等战场退下来的。他们大都缺乏从事文艺运动的思想和技术准备，仓促上阵，仅凭一股政治热情，就在文坛抖擞精神干了起来。本来，在中国搞无产阶级文学，这是开天辟地头一回，谁也没有经验，大家都在探索。上面说到的这些同志表现了十分可贵的政治热情，表现了革命者对党的无限忠诚，对革命事业的耿耿忠心。历史将永远记得他们！但对于什么是无产阶级文学，如何建立这种文学，他们在理论上还搞不清楚，生吞活剥一些从外国搬来的理论，还不能跟中国的实际情况很好地结合起来；加之有些同志缺乏必要的艺术修养，又在一定程度上轻视艺术技巧，否定传统，连“五四”以来的成功经验也加以否定，这就造成两种结果：理论上有些“左”，自以为是，盛气凌人；创作上质量不高，革命的政治内容没有完美的艺术形式来体现，公式化、概念化、标语口号的现象比较严重。一方面是习得的理论尚不足以说明中国的实际情况，另一方面是初期的普罗文学创作也还不能证明理论之正确，因而发生争论就是很自然的了。第三，鲁迅正处于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到共产主义战士的转变阶段，思想上已经在前进，但还没有完成从量到质的飞跃。他的大多数意见都是正确的，却也不无偏颇之处。第四，除上面说的内部几种人的论争外，还有“新月派”及无政府主义派的真正资产阶级文人的反对，和来自国民党的攻击。情况错综复杂，年轻的普罗文学工作者还不能驾驭形势。第五，国外的影响。在国际上，比方说，苏联和日本，也是社团林立，派别繁多，虽然都自称是无产阶级文学派，但其主张却良莠杂陈，争论激烈。而且在理论探索和实际工作